

日本書紀
七

U 5
1940
7



1940
7

日本書紀卷第十三



雄朝津間稚子宿祢天皇 流瀨天皇 卍

穴穗天皇 安康天皇 卍一

雄朝津間稚子宿祢天皇 卍

也。天皇自岐嶽至於總角。仁惠儉下。及壯。薦病。

容止不便。六年春正月。瑞齒別天皇崩。爰群。媿。

岐嶽

日本書紀十三

一

仁孝
謝曰
不天

議之曰。方今大鷦鷯天皇之子。雄朝津間稚子
宿祢皇子。與大草香皇子。然雄朝津間稚子宿
祢皇子。長之仁孝。即選吉日。跪上天皇之璽。雄
朝津間稚子宿祢皇子。謝曰。我不天。父離薦疾。
不能步行。且我既欲除病。獨非妄言。而密破身。
治病。猶勿差。由是。先皇責之曰。汝患病。縱破身。
不孝。孰甚於茲矣。其長生之。遂不得繼業。亦我
兄。二天皇。愚我而輕之。群卿共所知。夫天下者

天命

大器也。帝位者。鴻葉也。且民之父母。斯則聖賢
之職。豈下愚之任乎。更選賢王。宜立矣。寡人弗
敢當。羣臣再拜言。夫帝位。不可以久曠。天命不
可以謙距。今大王留時。進衆不正。号位。臣等恐
百姓望絕也。願大王。雖勞。猶即天皇位。雄朝津
間稚子宿祢皇子曰。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寡人
薦疾。不足以稱。猶辭而不聽。於是羣臣皆固請。
曰。臣伏計之。大王奉皇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

宗廟社稷

憂吟
洗手水

鏡

萬民皆以為宜。願大王聽之。應神天皇稚渟毛流皇忍坂中姬身
元年冬十有二月。妃忍坂大中姬命苦羣臣之
憂吟而親執洗手水進于皇子前。仍啓之曰。大
王。辭而不即位。位空之。既經年月。群臣百寮愁
之。不知所為。願大王從群望。強即帝位。然皇子
不欲聽。而背居不言。於是大中姬命惶之。不知
退而侍之。經四五刻。當于此時。季冬之節。風亦
烈寒。大中姬所捧鏡水溢而腕凝。不堪寒。以將

ハケシク

即日

死。皇子顧之。驚則扶起。謂之曰。嗣位重事。不得
輒就。是以於今不從。然今羣臣之請事理灼然。
何遂謝耶。爰大中姬命仰歡。則謂群卿曰。皇子
將聽羣臣之請。今當上天皇璽符。於是羣臣大
喜。即日捧天皇之璽符。再拜上焉。皇子曰。群卿
共為天下請寡人。寡人何敢遂辭。乃即帝位。是
年也。太歲壬子。
二年春二月丙申朔己酉。立忍坂大中姬為皇

日本紀

關雞國者
挾津國難
波高津也

右是日爲皇后定刑部。皇后生木梨輕皇子。名
 形大娘皇女。境黑彥皇子。穴穗天皇。輕大娘皇
 女。八鈞白彥皇子。大泊瀨稚武天皇。但馬橘大
 娘皇女。酒見皇女。初皇后隨母在家獨遊苑中。
 時關雞國造從傍徑行之。乘馬而莅籬。謂皇后
 嘲之曰。能作園乎。汝者也。汝此云那鼻苦也且曰。歷乞
 戶母。其蘭一莖焉。戶此云異提皇后則採一
 根蘭與於乘馬者。因以問曰。何用求蘭耶。乘馬

此推佳注云蟻蟻小虫亂龍也

乞蘭而檢

登科

者對曰。行山撥鱖也。鱖此云摩時皇后結之意
 裏乘馬者辭无禮。即謂曰。首也。余不忌矣。是後
 皇后登祚之年。覓乘馬乞蘭者而數。昔日之罪
 以欲殺爰乞蘭者。顛捨地叩頭曰。臣之罪實當
 萬死。然當其日不知貴者。於是皇后赦死刑。貶
 其姓謂稻置。

三年春正月辛酉朔遣使求良醫於新羅。秋八
 月醫至。自新羅則令治天皇病。未經幾時病已

良醫
古云此時新羅
國主百濟推新
羅八十一年
御調之大使
云云
紀武此深也

華方故治
帝自王之御

差也。天皇歡之。厚賞醫。以歸于國。

四年秋九月辛巳朔己丑。詔曰。上古之治。人民

得所。姓名勿錯。今朕踐祚於茲。四年矣。上下相

爭。百姓不安。或誤失已姓。或故認高氏。其不至

於治者。蓋由是也。朕雖不賢。豈非正其錯乎。羣

臣議定奏之。群臣皆言。陛下舉失。正枉而定。氏

姓者。臣等冒死奏可。戊申。詔曰。羣卿百寮及諸

國造等。皆各言。或帝皇之裔。或異之天降。然三

上皇御時。天能降我。神言。此惡事。相許。相口。命。賜。事。無。各。過。在。神。直。備。本。直。備。見。區。直。備。是。氏。

三ツ
三ツ
三ツ

才顯分以來。多歷萬歲。是以一氏蕃息。更為萬

姓。難知其實。故諸氏姓人等。沐浴齋戒。各為盟

神探湯。則於味檀立之。辭禍。戶碑坐探湯。氣而

引諸人。令赴曰。得實則全。偽者必宮。盟神探湯。

於是諸人各著木

綿手。繼而赴。金探湯。則得實者自全。不得實者

皆傷。是以故詐者愕然。之豫退。無進。自是之後

氏姓自定。更無詐人。

神探湯
神探湯
神探湯

或燒
或燒
或燒

校三碑
碑於山
側也亦
作岬

日本紀三

五

五年秋七月丙子朔己丑地震先是命葛城襲津彦之孫玉田宿禰主瑞齒別天皇之殯則當地震夕遣尾張連吾襲察殯宮之消息時諸人悉聚無闕唯玉田宿禰無之也吾襲奏言殯宮大夫玉田宿禰非見殯所則亦遣吾襲於葛城令視玉田宿禰是日玉田宿禰方集男女而酒宴焉吾襲舉狀具告玉田宿禰宿禰則畏有事以馬一匹授吾襲為禮幣乃密遮吾襲而殺于

道路因以逃隱武内宿禰之墓城天皇聞之喚玉田宿禰宿禰疑之甲服襖中而參赴甲端自衣中出之天皇分明欲知其狀乃令小墾田采女賜酒于玉田宿禰爰采女分明瞻衣中有鎧而具奏于天皇天皇設兵將殺玉田宿禰乃密逃出而匿家天皇更發卒圍玉田家而捕之乃誅冬十有一月甲戌朔甲申葬瑞齒別天皇于耳原陵

七年冬十二月壬戌朔ヲケルニ于新室ニ天皇親之撫ニ琴。皇后起儻儻コトニ儻既終ニ而不言ス禮事コト當時風俗於ニ宴會儻者トヨクカリ儻終則テ自對座テ長日奉娘子也タケルヲミテ時天皇謂シ皇后曰何失常禮也モ皇后惶之復起儻儻カレモリテ竟言奉娘子テ天皇即問テ皇后曰所奉娘子者誰也タケルニ欲知姓字セ皇后不獲已而奏言タ妾弟名弟姬ヤツカニイハト焉カクナ弟姬容姿純妙無比ス其艷色徹衣而晃之ウレキキヨトホテテヨリ是以時人号曰衣通ソホリイラフ即姬也イハレ天皇之志存于衣通カケタメリ

即姬故強皇后而進ニ皇后知之不輒言サヤ禮事コト爰ニ天皇歡喜則明日遣使者喚弟姬タ時弟姬隨母テ以在於近江坂田ニ弟姬畏皇后之情而不參向ミウコス又重七喚猶固辭以不至イナヒテ於是天皇不悅而復テ勅一舍人中臣ニ烏賊津使主曰イカ皇后所進之娘ニ子弟ニ姬喚而不來イ汝自往之ニ召將弟姬ヲ以來ニ必ニ敦賞矣クダモホト宣爰烏賊津使主ニ奉命退之テ糝シ褻シ中ニ到ニ坂田ニ伏于弟姬庭中ニ言テ天皇命以召之コトヲモテ弟姬對テ

糝

曰。豈非懼天皇之命。唯不欲傷皇后之志耳。妾
雖身亡。不參赴時。烏賊津使主對言。臣既被天
皇命。必召寧來矣。若不將來。必罪之。故返被極
刑。寧伏庭而死耳。仍經七日。伏於庭中。與飲食
而不食。密食懷中之糲。於是弟姬。以為妾因皇
后之嫉。既拒天皇命。且亡君之忠臣。是亦妾罪
則從。烏賊津使主而來之。到倭春日。食于櫟井
上。弟姬親賜酒于使主。慰其意。使主即日。至京。

留弟姬於倭直吾子籠之家。復命天皇。天皇大
歡之美。烏賊津使主而敦寵焉。然皇后之色。不
平。是以勿近宮中。則別構殿屋於藤原而居也。
適產大泊瀨。天皇之夕。天皇始幸藤原宮。皇后
聞之。恨曰。妾初自結髮。陪於後宮。既經多年。甚
哉。天皇也。今妾產之死生。相半。何故當。今夕。必
幸藤原。乃自出之。燒產殿而將死。天皇聞之。大
驚曰。朕過也。因慰喻皇后之意焉。

八年春二月幸于藤原密察衣通姬之消息是

冬衣通即姬戀天皇而獨居其不知天皇之臨

而歌曰和餓勢故餓勾倍枳豫臂奈利佐瑳餓

泥能區茂能於虛奈比虛豫比辞流辞毛天皇

聆是歌則有感情而歌之曰佐嗟羅餓多彌之

枳能臂毛弘等枳舍氣帝阿麻哆絆泥受迹手

儻比等用能未明且天皇見井傍櫻華而歌之

曰波那具波辞佐區羅能梅涅許等梅涅麼波

作管蠶和記
山名也之物
之別名也
其別名也
左原故云

万世重
作之能小
野之

他者不自出疑之而釋於櫻花也

椰區波梅涅獲和我梅豆留古羅皇右聞之且

大恨也於是衣通即姬奏言妾常近王宮而晝

夜相續欲視陛下之威儀然皇右則妾之姊也

因妾以恒恨陛下亦為妾苦是以與離王居而

欲遠居若皇右嫉意少息歟天皇則更興造宮

室於河内茅渟而衣通即姬令居因此以屢遊

獵于日根野

九年春二月幸茅渟宮秋八月幸茅渟冬十月

幸茅渚

十年春正月幸茅渚於是皇后奏言妾如毫毛
非族弟姬然恐陛下屢幸於茅渚是百姓之苦
仰願宜除車駕之數也是後希有之幸焉

十一年春三月癸卯朔丙午幸於茅渚宮衣通

即姬歌之曰幸虛辭陪邇枳彌母阿閑椰毛異

舍難等利宇彌能波摩毛能余留等枳等枳弘

時天皇謂衣通即姬曰是歌不可聆他人皇后

幸茅渚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聞必大恨故時人号濱藻謂奈能利曾毛也先

是衣通即姬居于藤原宮時天皇詔大伴室屋

連曰朕項得美麗孀字是皇后母弟也朕心異

愛之莫其名欲傳于後葉奈何室屋連依勅而

奏可則科諸國造等為衣通即姬定藤原部

十四年秋九月癸丑朔甲子天皇獵于淡路嶋

時麋鹿猿猪莫莫紛紛盈于山谷火起起蠅散然

終日以不獲一獸於是獵止以更卜矣嶋神崇

日本紀十三

幸茅渚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御幸茅渚宮

之日不得獸者是我之心也。赤石海底有真珠
其珠祠於我則悉當得獸。爰更集處處之白水
即以令採赤石海底。海深不能至底。唯有一海
人曰男狹磯是阿波國長邑之海人也。勝於諸
海人。是腰繫繩入海底。差頃之出曰。於海底有
大鯨其處光也。諸人皆曰。鳴神所請之珠。始有
是鯨腹乎。亦入採之。爰男狹磯抱大鯨而泛出
之。乃息絕以死。浪上既而下繩測海底六十尋

真珠

則割鯨實真珠有腹中其大如桃子。乃祠鳴神
而獲之多獲獸也。唯悲男狹磯入海死之則作
墓厚葬其墓猶今存之。

二十三年春三月甲午朔庚子立木梨輕皇子
為太子。容姿佳麗見者自感同母妹輕大娘皇
女亦艷妙也。太子恒念合大娘皇女畏有罪而
默之。然感情既盛殆將至死。爰以為徒非死者
雖有罪何得忍乎。遂竊通乃悵懷少息。因以歌

回云以物部
入宿禰物部
大前宿禰並
高小也

日本紀十三

下桶抄記云土
下桶抄記云
下桶抄記云
下桶抄記云
下桶抄記云
下桶抄記云
下桶抄記云
下桶抄記云
下桶抄記云
下桶抄記云

親之折流
親之折流
親之折流
親之折流
親之折流

之曰阿資臂紀能。椰摩娜烏免約利。椰摩娜箇
弥斯哆媚烏和之勢志。哆那企貳和餓儼勾免
摩箇多儼企貳和餓儼勾免。摩去箇去曾。椰主
區津娜布例。
二十四年夏六月御膳羹汁凝以作冰。天皇異
之卜其所由卜者曰有内亂。蓋親親相妬乎。時
有入曰木梨輕太子。姦同母妹輕大娘皇女。因
以推問焉。辭既實也。太子是為儲君。不得罪則

私記云古謂
配流為華
尺云哥意記
其間寢處豈
不可致于人
之也
万葉集卷五
其間寢處豈
不可致于人
之也
比介
輕子屬語
天能屬之錄
言也
尺云自去海注
之書高者人
聞之如鳩可
忍位之由也

流輕大娘皇女於伊豫。是時太子歌之曰於褒
企彌烏志摩珥波夫利布儼阿摩利異餓幣利
去牟鋤和餓哆哆。由璫去等烏許曾。哆多
芋異絆梅和餓免摩烏由梅。又歌之曰阿摩儼
霧箇留惋芋賣異。哆儼介麼臂等資利奴陪。涿
幡舍能夜摩能波刀能資。哆儼企邇奈勾
四十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戊子。天皇崩。時年若
干。於是新羅王聞天皇既崩。驚愁之。貢上調船

日本紀卷之三十一

一三

二

二

八十艘及種種樂人八十是泊對馬而大哭到
筑紫亦大哭泊于難波津則皆素服之悉捧御
調且張種種樂器自難波至于京或哭泣或歌
舞遂參會於殯宮也冬十一月新羅吊使等喪
禮既闋而還之爰新羅人恒愛京城傍耳成山
畝傍山則到琴引坂顧之曰宇泥咩巴柳弥弥
巴柳是未習風俗之言語故訛畝傍山謂宇泥
咩訛耳成山謂淤淤耳時倭飼部從新羅人聞

是辭而疑之以爲新羅人通采女耳乃返之啓
于大泊瀨皇子皇子則悉禁固新羅使者而推
問時新羅使者啓之曰無犯采女唯愛京傍之
兩山而言耳則知虛言皆原於是新羅人大恨
更裁貢上之物色及船數冬十月庚午朔己卯
葬天皇於河內長野原陵

穴穗天皇 安康天皇 七一

穴穗天皇雄朝津間稚子宿祢天皇第二子也
一云第母曰忍坂大中姬命稚濇毛二岐皇子
之云也。四十二年春正月天皇崩冬十月瘞禮
畢之。是時太子行暴虐淫于婦女國人謗之群
臣不從悉繇穴穗皇子爰太子欲襲穴穗皇子
而密設兵穴穗皇子復與兵將戰故穴穗括箭
輕括箭始起于此時也。時太子知羣臣不從百

古云輕括子皇
而此大前
前宿祢大皇
器而備作兵
者謂其此
失謂其此
穗王子亦作兵
器此王子亦作兵
之失有也此謂作禮也

姓非違乃出之匿物部大前宿祢之家穴穗皇
子聞則圍之大前宿祢出門而迎之穴穗皇子
歌之曰於朋摩弊烏摩弊輸區塗餓訶那社加
礙訶區多智豫羅泥阿梅多知夜梅牟大前宿
祢峇歌之曰淤椰比等能阿由臂能古輸獲於
智珥岐等淤椰比等等豫牟佐社旃等茂由梅
乃啓皇子曰願勿害太子臣將議由是太子自
死于大前宿祢之家

一云流 伊豫國 十二月己巳朔壬

古云與軍用天
前宿祢神
家不到其前
時空大木雨故
私記云古以全
鎖天子門學年
久在礼利故曰
金戶以陰
平開飛鳥
五葉等一
白前散動
相字三
浪空更斷

尺三歌
音太子
之足鈴
落合日
軍可登
星

皇太后
贈大皇太后
物部不蓮子
連公為大連

午穴穗皇子即天皇位尊皇太后曰皇太后則遷
都于石上是謂穴穗宮當是時大泊瀨皇子欲
聘瑞齒別天皇之女等女名不於見諸記於是皇女等對
曰君主恒暴強也儻忽念起則朝見者夕被殺
夕見者朝被殺今妾等顏色不秀加以情性拙
之若威儀言語如毫毛不似王意豈為親乎是
以不能奉命遂遁以不聽矣

元年春二月戊辰朔天皇為大泊瀨皇子欲聘

大草香皇子妹幡梭皇女則遣坂本臣祖根使
主請於大草香皇子曰願得幡梭皇女以欲配
大泊瀨皇子爰大草香皇子對言僕頃患重病
不得愈譬如物積船以待潮者然死之命也何
足惜乎但以妹幡梭皇女之孤而不能易死耳
今陛下不嫌其醜將滿苜蓿菜之數是甚之大恩
也何辭命辱故欲呈丹心捧私寶名押木珠纒
一云立纒又附所使臣根使主而敢奉獻願物
云磐木纒

秋云行小苦
某也俗時為
楮草
丹心

雖輕賤納為信契。於是根使主見押木珠纒ツルミ感其麗美以爲盜爲已寶則詐之奏天皇曰大草香皇子者不奉命乃謂臣曰其雖同族豈以吾妹得爲妻耶。既而留纒入已而不獻。於是天皇信根使主之讒言則大怒之起兵圍大草香及皇之家而殺之。是時難波吉師曰香蚊父子並仕于大草香皇子共傷其君無罪死之則父抱王頸二子各執王足而唱曰吾君無罪以死之。

妻

悲乎我父子三人生事之死不殉是不臣矣。即自刎之死於皇尸側軍衆悉流涕受取大草香皇子之毒中蒂姬納于宮中因爲妃復遂喚幡梭皇女配大泊瀨王子是年也太歲甲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己酉立中蒂姬命爲皇后。甚寵也。初中蒂姬命生眉輪王於草香皇子乃依母以得免罪常養宮中。
舊古共御年五十八歲 由三七歲

三年秋八月甲申朔壬辰天皇爲眉輪王見弑

辭具在大泊 三年後乃葬菅原伏見陵

田天皇無胤

日本書紀卷第十三 終

建武五年八月十三日 文惠皇

以下部原本加書写則又校合

老比丘御判

天文九三十七給云功了昂以一条殿御本見合家本校合之

兼石在判

仁德天皇 履中天皇 反正天皇 允恭天皇 大草香眉輪王

木梨輕太子 安康天皇 坂黑夜皇子 八幼白彥皇子 大泊瀨稚武天皇 雄略

廿二

日本書紀卷第十四

大泊瀨幼武天皇

雄略天皇

廿二

大泊瀨幼武天皇雄朝津間稚子宿祢天皇第

五子也天皇產而神光滿殿長而伉健過入三

年八月穴穗天皇意將沐浴幸干山宮遂登樓

兮遊目因命酒兮肆宴爾乃情盤樂極擗以言

談願謂皇右去來穗別天皇日中薨皇女

皇太子大草香皇子娶長田皇女生眉輪王也於

後穴穗天皇用振臣大草香皇子而立中

帝姬皇女為皇右古之俗乎曰吾妹稱數為妹蓋汝雖親
 語在穴穗天皇結之昵朕畏眉輪王眉輪王幼年遊戲樓下悉聞所
 談既而穴穗天皇枕皇后膝晝醉眠卧於是眉
 輪王伺其熟睡而刺殺之是日大舍人闕姓字也驥
 言於天皇曰穴穗天皇為眉輪王見殺天皇大
 驚即猜兄等被甲帶刀卒兵自將逼問八鈞白
 彥皇子皇子見其欲害嘿坐不語天皇乃拔刀
 而斬更逼問坂合黑彥皇子皇子亦知將害嘿

公卿御任
 城國使
 內宿禰
 孫王田
 子也

坐不語天皇忿怒弥盛乃復并為欲殺眉輪王
 案劾所由眉輪王曰臣元不求天位唯報父仇
 而已坂合黑彥皇子深恐所疑竊語眉輪王遂
 共得間而出逃入圓大臣宅天皇使使乞之大
 臣以使報曰蓋聞人臣有事逃入王室未見君
 王隱匿臣舍方今坂合黑彥皇子與眉輪王深
 恃臣心來臣之舍誰忍送歟由是天皇復益興
 兵圍大臣宅大臣出立於庭索脚帶時大臣妻

持來脚帶テ愴矣カサレヒ傷懷ウツヤフシテ而歌曰ウタヒテ餒殍ウツクシ能古コ餒多タ倍ヘ
能婆伽摩ハハカ鳴那ナ那ナ陛ヘ嗚絕ウ你播ハ你陀タ始シ諦テ阿ア
遥比ヒ那ナ陀タ須ス暮モ大臣オノノミ東ト已ニ畢ヒ進シ軍門ツカサシ跪ツク拜ヒ曰ク
臣雖被戮ツク莫敢聽命モウカシ古人有云コトトシテ匹夫之志ヒトノシ難可ヒトシ
奪方ウツク屬乎ヤツ臣伏願テ大王奉獻テ臣女カノメ韓媛カノメ與葛城カノメ
宅ウツク七區シク請以贖罪アガハム天皇不許アハサ縱火ツク燔宅ツク於是大
臣與黑彥皇子眉輪王俱被燔死ツク時坂合部連ツク
贊宿衿抱皇子屍ツク而見燔死ツク其舍人等ツク關名收ツク

乳所燒遂難擇骨ツク盛之一棺ツク合葬ツク新漢擬本南ツク
立ツク蓋ツク是ツク櫛ツク乎ツク冬十月癸未朔ツク天皇恨穴穗ツク天皇
曾欲ツク以市邊押盤ツク皇子傳國ツク而遥ツク付囑ツク後事ツク乃
使人於市邊押盤ツク皇子陽期ツク狡獵ツク勸遊ツク郊野ツク曰
近江狹狹城山君韓佈言ツク今於近江來田綿蚊ツク
屋野猪鹿多有其戴角類ツク枯樹末其聚脚ツク如弱ツク
木林呼吸氣息似於朝霧ツク願與皇子ツク孟冬ツク作陰ツク
之月ツク寒風肅然之晨ツク將逍遙於郊野聊娛情ツク以

姓氏錄云佐
貴山言大老
命之後也神
名帳近江國
蒲生郡沙
貴神社
付囑
道遙

軍所云帳
取位以下
庚子為之
內區二百
二百八十

騁射市邊押磐皇子乃隨馳獵於是大泊瀨天
皇纒弓驟馬而陽呼曰猪有即射殺市邊押磐
皇子皇子帳內佐伯部賣輪仲名抱屍駭惋不
解所由反側呼彌往還頭脚天皇尚誅之是月
御馬皇子以曾善三輪君身狹故思欲遺慮而
往不意道逢邀軍於三輪磐井側遂戰不父被
捉臨刑指井而詛曰此水者百姓唯得飲焉王
者獨不能飲矣十一月壬子朔甲子天皇命有

真鳥臣平
木茂富
三代實錄
伴健持
子室屬

司設壇於泊瀨朝倉即天皇位遂定宮焉以平
群臣真鳥為大臣以大伴連室屋物部連目為
大連

元年春三月庚戌朔壬子立草香幡媛皇女
為皇后更名橘姬是月立三妃元妃葛城圓大臣女
曰韓媛生白髮武廣國押稚日本根子天皇與
稚足姬皇女嬪名務是皇女侍伊勢大神祠
次有吉備上道臣女稚媛本云告備生二男

長曰盤城皇子少曰星川稚宮皇子見下次有
 春日更名高橋和珥臣深目女曰童女君生春日大娘皇
 女皇女而脈遂生女子天皇疑不養及女子行步天皇
 御大殿物部曰大連侍焉女子過庭曰大連顧
 謂群臣曰麗哉女子古人有云娜毗騰耶磨
 珥此古語未詳徐步清庭者言誰女子天皇曰何故
 問耶目大連對曰臣觀女子行步容儀能似天

皇天皇曰見此者咸言如卿所導然朕與一霄
 而脈產女殊常由是生疑大連曰然則一霄喚
 幾週乎天皇曰七週喚之大連曰此娘子以清
 身意奉與一霄安輒生疑嫌他有繫臣聞易產
 腹者以禪觸體即便懷脈况與終霄而妄生疑
 也天皇命大連以女子為皇女以母為妃是年
 也大歲丁酉
 二年秋七月百濟池津媛違天皇將幸於石

幸吉野宮
數山或本

河楯舊本云石河天皇大怒詔大伴室屋大連

使來目部張夫婦四支於木置假殿上以火燒

死百濟新撰云巳巳年蓋鹵王立天皇遣阿禮

適於天皇冬十月辛未朔癸酉幸于吉野宮丙

子幸御馬瀨命真人縱獵凌重瀨赴長井未及

移影彌什七八每獵大獲鳥獸將盡遂旋憩乎

林泉相羊乎藪澤息行夫展車馬問羣臣曰獵

場之樂使膳夫割鮮何與自割羣臣忽莫能對

於是天皇大怒拔刀斬御者大津馬飼是日車

駕至自吉野宮國內居民咸皆振怖由是皇太

后與皇后聞之大懼使倭采女日媛舉酒迎進

天皇見采女面貌端麗形容温雅乃和顏悅色

曰朕豈不欲觀汝妍笑乃相携乎入於後宮語

太后曰今日遊獵大獲禽獸欲與羣臣割鮮野

饗歷問羣臣莫能有對故朕嗔焉皇太后知斯

詔情奉慰天皇曰群臣不悟陛下因遊獵場置

害人部降問群臣羣臣嘿然理且難對今貢未
 晚以我為初膳臣長野能作害膳願以此貢天
 皇跪禮而受曰善哉鄙人所云貴相知心此之
 謂也皇太后視天皇悅歡喜盈懷更欲貢人曰
 我之厨人兔田御戸部真鋒田高天以此二人
 請將加貢為害人部自茲以後大倭國造吾子
 籠宿祢貢狹穗子鳥別為害人部臣連伴造國
 造又隨續貢是月置史戸河上舍人部天皇以

厨人

不意

心為師誤殺入衆天下誅謗言大惡天皇也唯
 所愛寵史部身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等也
 三年夏四月阿閉臣國見更名讚枿幡皇女
 與湯人廬城部連武彦曰武彦汗皇女而使任
 身湯人此武彦之父枳苜喻聞此流言恐禍及
 身誘卒武彦於廬城河偽使鷓鴣没水捕魚因
 其不意而打殺之天皇聞遣使者案問皇女皇
 女對言妾不識也俄而皇女貴持神鏡詣於五

東西

十鈴河上伺人不行埋鏡經死天皇疑皇女不
在恒使闇夜東西求覓乃於河上虹見如蛇四
五丈者堀虹起處而獲神鏡移行未遠得皇女
屍割而觀之腹中有物如水水中有石枳莒喻
由斯得雪子罪還悔殺子報殺國見逃匿石上
神宮

四年春二月天皇射獵於葛城山忽見長人來
望丹谷面貌容儀相似天皇天皇知是神猶故

神名帳曰天
國高上御名
木坐一言主
神社

古事記曰吾
雖厚言一言
雖善言一言
麻我許言

古云訓讀
云阿波豆

問曰何處公也長人對曰現人之神先稱王諱
然後應導天皇答曰朕是幼武尊也長人次稱
曰僕是一事主神也遂與盤干遊田駈逐一鹿
相辭發箭並響馳騁言詞恭恪有若逢仙於是
日晚田罷神侍送天皇至來目水是時百姓咸
言有德天皇也秋八月辛卯朔戊申行幸吉野
宮庚戌幸于河上小野命真人駈獸欲躬射而
待虻疾飛來嗜天皇臂於是蜻蛉忽然飛來齧

五葉集
雄略天皇御
英皇御
小本御鹿之

狹猪

蘇將去天皇嘉厥有心詔羣臣曰為朕讚蜻蛉
 歌賦之群臣莫能敢賦者天皇乃口號曰野磨
 等能鳴武羅能陀該你之符湏登拖例柯舉
 能居登餒稟磨陞你麻鳴湏一本以餒稟磨陞
 麻鳴湏餒稟枳泚鞞賦擾鳴枳舸斯題拖磨磨
 枳能阿娛羅你陀陀伺一本以伊麻伺施都魔枳
 能阿娛羅你陀陀伺斯魔都登倭我伊麻西
 磨佐謂麻都登倭我陀陀西磨陀俱符羅爾阿
此未來也

竹原也 兵加通

波賦武志

蜻蛉野

武柯枳都枳都會能阿武鳴娵枳豆波野俱譬
 波賦武志謀餒稟枳泚你磨都羅符儺我柯陀
 播於柯武娵岐豆斯麻野麻登一本以波賦武
 磨等能矩你鳴娵岐豆斯麻登以符野因讚蜻
 蛉名此地為蜻蛉野
 五年春二月天皇狩獵于葛城山靈鳥忽來其
 大如雀尾長曳地而且鳴曰努力努力俄而見
 逐真猪從草中暴出逐入獵徒綠樹大懼天皇

虛見果園於秋津湯也

日本書紀十四 追作

人歌意臨
刑也也
木之也

詔舍人曰猛獸逢人則止宜逆射而且刺舍人
性懦弱緣樹失色五情無主噴猪直來欲噬天
皇天皇用弓刺止舉脚踏殺於是田罷欲斬舍
人舍人臨刑而作歌曰野須湊斯志倭我餒
枳湊能阿蕪磨斯志斯能宇拖枳斯固湊
倭我尼身能哀利志阿理烏能宇倍能婆利我
曳陀阿西嗚皇后聞悲興感止之詔曰皇后不
與天皇而願舍人對曰國人皆謂陛下安野而

安野而

及也

好獸無乃不可乎今陛下以噴猪故而斬舍人
陛下譬無異於豺狼也天皇乃與皇太后上車歸
呼萬歲曰樂哉人皆獵禽獸朕獵得善言而歸
夏四月百濟加須利君蓋鹵王也飛聞池津媛之所
燔殺燔殺即也而籌議曰昔貢女人為采女而既
無禮失我國名自今以後不合貢女乃告其姊
軍君也曰汝宜往日本以事天皇軍君對曰
上君命不可奉違願賜君婦而後奉遣加須利

之有

君則以孕婦既嫁與軍君曰我之孕婦既當產
月若於路產真載一船隨至何處速令送國遂
與辭訣奉遣於朝六月丙戌朔孕婦果如加須
利君言於筑紫各羅嶋產兒仍名此兒曰嶋君
於是軍君即以一艘送嶋君於國是為武寧王
百濟人呼此嶋曰主嶋也秋七月軍君入京既
而有吾子五弟百濟新撰云辛丑年蓋鹵王遣王
之好也也

舉利
矩能播都

嬰兒

六年春二月壬子朔乙卯天皇遊乎泊瀨小野
觀山野之體勢慨然興感歌曰舉利矩能播
都制能野磨播伊麻拖智能與慮斯企野磨和
斯里底能與盧斯企夜磨能擾暮利矩能播都
制能夜麻播阿野你于羅虞波斯阿野你于羅
虞波斯於是名小野曰道小野三月辛巳朔丁
亥天皇欲使后妃親桑以勸蠶事爰命鰥羸
人名也此聚國內蚕於是鰥羸誤聚嬰兒奉獻
云須我屢

日本紀十四

十一

因此而
他子為
鰥羸取

也

吳國遣使
負獻

三諸岳神故事
神名帳見和
國取上郡其神
大物主神社
宇陀郡八咫
鳥神社

天皇天皇大^ニ咲賜嬰兒於螺贏曰汝宜自養螺
贏即養嬰兒於宮墻下仍賜姓為少子部連夏
四月吳國遣使負獻

七年秋七月甲戌朔丙子天皇詔少子部連螺

贏曰朕欲見三諸岳神之形^{大物代主神也或}

云菟田墨汝膂力過人自行捉來螺贏答曰試
坂神也

往捉之乃登三諸岳提取大蚘奉示天皇天皇

不齋戒其雷虺虺目精赫赫天皇畏蔽目不見

宣也詩地風虺之其雷

官者

取

却入殿中使放於岳仍改賜名為雷八月官者

吉備弓削部虚空取急歸家吉備下道臣前津

屋留使虚空經月不肯聽上京都天皇遣身毛

君大夫召焉虚空被召來言前津屋以小女為

天皇人以大女為己人競令相鬪見幼女勝即

拔刀而殺復以小雄雞呼為天皇雞拔毛剪翼

以大雄雞呼為己雞著鈴金距競令鬪之見禿

鷄勝亦拔刀而殺天皇聞是語遣物部兵士三

女報言復行一日而復可到弟君自思路遠不
伐而還集聚百濟所貢今來才伎於大嶋中託
稱候風淹留數月任那國司田狹臣乃嘉弟君
不伐而還密使人於百濟戒弟君曰汝之領項
有何牢錮而伐入乎傳聞天皇幸吾婦遂有兒
息兒息已見上文今恐禍及於身可躡足待吾兒汝者
跨據百濟勿使通於日本吾者據有任那亦勿
通於日本弟君之婦樟媛國家情深君臣義切

忠踰白
節冠青松

忠踰白節冠青松節冠青松惡斯謀叛盜殺其夫隱埋
室內乃與海部直赤尾將百濟所獻手末才伎
在大嶋天皇聞弟君不在遣日鷹吉士堅磐固
安錢堅磐此云使共復命遂即安置於倭國吾
礪廣津邑而病死者衆廣津此云由是天皇詔
大伴大連室屋命東漢直掬以新漢陶部高貴
鞍部堅貴畫部因斯羅我錦部定安那錦譯語
郊安那等遷居干上桃原下桃原真神原三所

或本云吉備臣弟君還自百濟
獻漢手以部衣縫部害人部
皆不讀部上同之

八年春二月遣身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使
於吳國自天皇即位至于是歲新羅國皆誕苞
苴不入於今八年而大懼中國之心脩好於高
麗由是高麗王遣精兵一百人守新羅有頃高
麗軍士一人取假歸國時以新羅人為典馬
此云于而顧謂之曰汝國為吾國所破非久矣
一本云汝國果其典馬聞之陽患其腹退而在
成吾士非久矣

後遂逃入國說其所語於是新羅王乃知高麗
偽守遣使馳告國人曰人殺家內所養鷄之雄
者國人知意盡殺國內所有高麗人惟有遣高
麗一人乘間得脫逃入其國皆具為說之高麗
王即發軍兵出聚筑足流城或本云都斯岐城遂歌舞
興樂於是新羅王夜聞高麗軍四面歌舞知賊
盡入新羅地乃使人於任那王曰高麗王征伐
我國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國之危殆過於累卵

輜車大箱也
曰軍之蔽也
勁曰車且及也
所以多其箱
輜車大箱也
曰軍之蔽也
勁曰車且及也
所以多其箱

命之脩短大所不計伏請救於日本府行軍元帥等由是任那王勸膳臣班鳩此云吉備臣小梨難波吉士赤日子往救新羅膳臣等未至營止高麗諸將來與膳臣等相戰皆怖膳臣等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攻且急進攻之與高麗相守十餘日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車設奇兵會明高麗謂膳臣等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二國之悉自此而

未

生言二國者高麗新羅也膳臣等謂新羅曰汝以至弱當至強官軍不救必為所乘將成人地殆於此役自今以後豈背天朝也應授也九年春二月甲子朔遣九河内直香賜與采女祠胸方神香賜與采女既至壇所香賜此云及將行事齎其采女天皇聞之曰祠神祈福可不慎歟乃遣難波日鷹吉士將誅之時香賜即逃已不在天皇復遣弓削連豐穗普求國內懸遂

已不在天皇復遣弓削連豐穗普求國內懸遂

天皇欲親
伐新羅者
前事

於三嶋郡藍原執而斬焉三月天皇欲親伐新
羅神戒天皇曰無往也天皇由是不果行勅紀
小弓宿祢蘇我韓子宿祢大伴談連此云小
鹿火宿祢等曰新羅自居西土累葉稱臣朝聘
無違貢職允濟逮乎朕之王天下投身對馬之
外竄跡匝羅之表阻高麗之貢吞百濟之城况
復朝聘既闕貢職莫脩狼子野心飽飛飢附以
汝四卿并為大將宜以王帥薄伐天討冀行於

是紀小弓宿祢使大伴室屋大連憂陳於天皇
曰臣雖拙弱敬奉勅矣但今臣婦命過之際莫
能視養臣者公與將此事具陳天皇於是大伴
室屋大連具為陳之天皇聞悲類歎以吉備上
道采女大海賜於紀小弓宿祢為隨身視養遂
推轂以遣焉紀小弓宿祢等即入新羅行屠傍
郡行屠並擊新羅王夜聞官軍四面鼓聲知盡得
塚地與數百騎馬軍亂走是以大敗小弓宿祢

追斬敵將陣中，喙地悉定。遺衆不下。紀小弓宿
祿亦收兵，與大伴談連等會兵，復大振，與遺衆
戰。是夕，大伴談連及紀齒前來，目連皆力鬪而
死。談連從人同姓津麻呂，後入軍中，尋覓其主。
從軍覓出，問曰：「吾主大伴公何處在也？」人告之
曰：「汝主等果爲敵手所殺，指示屍處。」津麻呂聞
之，踏叱曰：「主旣已陷，何用獨全？因復赴敵，同時
殞命。」有頃，遺衆自退，官軍亦隨而却。大將軍紀

小弓宿祿值病而薨。夏五月，紀大磐宿祿聞父
旣薨，乃向新羅，執小鹿火宿祿，所掌兵馬船官
及諸小官，專用威命。於是小鹿火宿祿深悉乎
大磐宿祿，乃詐告於韓子宿祿，曰：「大磐宿祿謂
僕曰：『我當復執韓子宿祿，所掌之官不久也。願
固守之。』由是韓子宿祿與大磐宿祿有隙。於是
百濟王聞日本諸將緣小事有隙，乃使人於韓
子宿祿，曰：『欲觀國場，請垂降臨。』是以韓子宿

祢等並轡而往及至於河大磐宿祢飲馬於河
是時韓子宿祢從後而射大磐宿祢鞍瓦後橋
大磐宿祢愕然反視射隨韓子宿祢於中流而
死是三臣由前相競行亂於道不及百濟王宮
而却還矣於是采女大海從小弓宿祢喪到來
日本遂憂諮於大伴室屋大連曰妾不知葬所
願占良地大連即為奏之天皇勅大連曰大將
軍紀小弓宿祢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

折衝四海然則身勞萬里命墜三韓宜致哀矜
死視喪者又汝大伴卿與紀卿等同國近隣之
人由來尚矣於是大連奉勅使土師連小鳥作
冢墓於田身輪邑而葬之也由是大海欣悅不
能自默以韓奴室兄磨弟磨御倉小倉針六口
送大連吉備上道蚊嶋田邑家人部是也別小
鹿火宿祢從紀小弓宿祢喪來時獨留備國使
倭子連連未詳何姓人奉八咫鏡於大伴大連而祢請

越後國角原

曰僕不堪共紀，姆奉事天朝，故請留住角國。是以大連為奏於天皇，使留居于角國。是角臣等初居角國而名角，臣自此始也。秋七月壬辰朔，河內國言飛鳥戶郡人田邊史伯孫女者古市郡人，晝曾加龍之妻也。伯孫聞女產兒，往賀賀家而月夜還於蓬萊，立譽田陵下。伊致寐姑逢騎赤駿者，其馬時灌略而龍驚，欲從擢而鴻驚。異體蓬生，殊相逸發。伯孫就視而心欲之，乃鞭

駉青白雜也馬也

所乘駉馬，齊頭並轡，爾乃赤駿超擢，純於埃塵。驅駉為迅，於滅沒於是。駉馬後而怠足，不可復追。其乘駿者，知伯孫所欲，仍停換馬相辭。取別伯孫得駿，甚歡驟而入廐，解鞍秣馬，眠之其明。且赤駿變為土馬，伯孫心異之，還覓譽田陵，乃見駉馬在於土馬之間，取而代而置，所換土馬。十年秋九月乙酉朔戊子，身狹村主青將吳所獻二駉，到於筑紫，是駉為水間君犬所醫死。別

云是鵝為筑紫嶺縣由是水間君恐怖憂愁不能自默獻鴻十侯與養鳥人請以贖罪天皇許焉冬十月乙卯朔辛酉以水間君所獻養鳥人等安置於輕村磐余村二所

十一年夏五月辛亥朔近江國栗太郡言白鷗鷄居于谷上演因詔置川瀨舍人秋七月有從百濟國逃化來者自稱名曰貴信又稱貴信吳國人也磐余吳琴彈壇手屋形麻呂等是其後

自稱名曰貴信

對面

也冬十月鳥官之禽為菟田人狗所齧死天皇嗔黥面而為鳥養部於是信濃國直丁與武藏國直丁侍宿相謂曰嗟乎我國積鳥之高同於小墓且暮而食尚有其餘今天皇由一鳥之故而黥人面太無道理惡行之主也天皇聞而使聚積之直丁等不能忽脩仍詔為鳥養部十二年夏四月丙子朔己卯身狹村主青與檜隈民使博德出使于吳冬十月癸酉朔壬午天

皇命木上鬪鷄御田一本云猪各部始起樓閣

於是御田登樓疾走四方有若飛行時有伊勢

采女御觀樓上恠彼疾行顛仆於庭覆所擊饌

饌者御膳之物也天皇便疑御田斫其采女自念將刑

而付物部時秦酒公待坐欲以琴聲使悟於天

皇橫琴彈曰柯武柯噬能伊制能伊制能奴能

娑柯曳鳴伊哀浦流柯枳底志我都矩屢麻泥

爾作你餒哀枳淤爾柯拖俱都柯陪麻都羅武騰倭

伊勢采女仕
朝廷而依御
勝之少事欲
及木工死罪
連綿我命
正危之由也
又惜木之
由也

我伊能致謀那我俱母戲騰伊比志拖俱弥皤
夜阿拖羅陀俱弥皤夜於是天皇悟琴聲而赦
其罪

十三年春三月狹穗彥玄孫齒田根命竊斫采

女山邊小嶋子開化天皇之孫天皇聞以齒田根命收付於物

部目大連而使責讓齒田根命以馬八匹大刀

八口絛除罪過既而歌曰耶麼能謔能故思麼

古喻衛爾比登涅羅賦宇麼能耶都擬播鳴思

馬八匹大
刀以
後皆罪

日本書紀十四

二十一

稽矩謀那斯目大連聞而奏之天皇使齒田根
命資財露置於餌香市邊橘本之士遂以餌香
長野邑賜物部目大連秋八月播磨國御井隈
人文石小麻呂有力強心肆行暴虐路中抄劫
不使通行又斷商客船悉以奪取兼違國法
不輸租賦於是天皇遣春日小野臣大樹領敢
死士一百並持火炬圍宅而燒時自火炎中白
狗暴出逐大樹臣其大如馬大樹臣神色不變

手前船短而也

拔刀斬之即化為文石小麻呂秋九月木工猪
名部真根以石為質揮斧斲材終日斲之不誤
傷刃天皇遊詣其所而恠問曰恒不誤中石耶
真根荅曰竟不誤矣乃喚集采女使脫衣裙而
著犢鼻露所相撲於是真根暫停仰視而斲不
覺手誤傷又天皇因嘖讓曰何處奴不畏朕用
不負心妄輒荅仍付物部使刑於野爰有同伴
巧者歎惜真根而作歌曰姁拖羅斯枳偉難謎

不負心妄輒荅仍付物部使刑於野爰有同伴
巧者歎惜真根而作歌曰姁拖羅斯枳偉難謎

猶佐難謎

甲斐黑駒

黑駒置朝
者近念等
真根字破
誅

能陀俱弥柯該志須弥儼幡育我那摩拖例
 柯柯該武預始拖羅須弥儼幡天皇聞是歌反
 生悔惜喟然頽歎曰幾失人哉乃以赦使乘於
 甲斐黑駒馳詣刑所止而赦之用解徽纆復作
 歌曰農播拖磨能柯彼能矩盧古磨矩羅枳制
 播伊能致志儼磨志柯彼能俱盧古磨一本能致
 志儼磨志而云押
 志柯瑪阿羅磨志

十四年春正月丙寅朔戊寅身狹村主青等共

吳國使將吳所獻手未才伎漢織吳織及衣縫
 兄媛弟媛等泊於住吉津是月為吳客道通磯
 齒津路名吳坂三月命臣連迎吳使即安置吳
 人於檜隈野因名吳原以衣縫兄媛奉大三輪
 神以弟媛為漢衣縫部也漢織吳織衣縫是飛
 鳥衣縫部伊勢衣縫之先也夏四月甲午朔天
 皇欲設吳人歷問群臣曰其共食者誰好乎羣
 臣僉曰根使主可天皇即命根使主為共食者

遂於石上高拔原饗吳人時密遣舍人視察狀
 飭舍人復命曰根使主所著玉纒大貴寂好又
 衆人云前迎使時又亦著之於是天皇欲自見
 命臣連裝如饗之時引見殿前皇后仰天歎歎
 帝泣傷哀天皇問曰泣耶皇后避床而對曰此
 玉纒者昔妾兄大草香皇子奉穴穗天皇勅進
 妾於陛下時爲妾所獻之物也故致疑於根使
 主不覺涕垂哀泣矣天皇聞驚大怒深責根使

死罪之

主對言死罪死罪實臣之愆詔根使主自今以
 後子子孫孫八十聯綿莫預羣臣之例乃將斬
 之根使主逃匿至於日根造稻城而待戰遂爲
 官軍見殺天皇命有司二分子孫一分爲大草
 香部民以封皇后一分賜茅渟縣主爲負囊者
 即求難波吉士日香香子孫賜姓爲大草香部
 吉士其日香香等語在穴穗天皇紀事平之後
 小根使主小根使主根使主子也夜卧謂人曰天皇城不

封

堅我父城堅天皇傳聞是語使人見根使主宅
實如其言故收殺之根使主之後為坂本臣自
是始焉

十五年秦民分散臣連等各隨欲駭使勿委秦

造由是秦造酒甚以為憂而仕於天皇天皇愛

寵之詔聚秦民賜於秦酒公公仍領率百八十

種勝奉獻庸調御調也給練充積朝廷因賜姓

曰禹豆麻佐一云禹豆麻佐皆盈積之貌也

賜姓置

十六年秋七月詔宜桑國縣殖桑又散遷秦民

使獻庸調冬十月詔聚漢部定其伴造者賜姓

曰直一本云賜漢使主等賜姓曰直

十七年春三月丁丑朔戊寅詔土師連等使進

應感朝夕御膳清器者於是出師連祖吾等仍

進攝津國來狹狹村山背國內村俯見村伊勢

國藤形村及丹波但馬因幡私民部名曰贄土

師部

御膳清器

十八年秋八月己亥朔戊申遣物部菟代宿祢
物部目連以伐伊勢朝日即朝日即聞官軍至
即逆戰於伊賀青墓自矜能射謂官軍曰朝日
即手誰人可中也其所發箭穿二重甲官軍皆
懼菟代宿祢不敢進擊相持二日一夜於是物
部目連自執太刀使筑紫聞物部大斧手執楯
比於軍中俱進朝日即乃遙見而射穿大斧手
楯二重甲并入身肉一寸大斧手以楯醫物部

目連目連即獲朝日即斬之由是菟代宿祢羞
愧不克七日不復命天皇問侍臣曰菟代宿祢
何不復命爰有讚岐田虫別進而奏曰菟代宿
祢怯也二日一夜之間不能擒執朝日即而物
部目連率筑紫聞物部大斧手獲斬朝日即矣
天皇聞之怒輒奪菟代宿祢所有猪名部賜物
部目連

十九年春三月丙寅朔戊寅詔置穴總部

二十年冬高麗王大發軍兵伐盡百濟爰有少
許遺眾聚居倉下兵糧既盡憂泣茲深於是高
麗諸將言於王曰百濟心許非常臣每見之不
覺自失恐更募生請遂除之王曰不可矣寡人
聞百濟國者日本國之官家所由來遠久矣又
王入仕天皇四隣之所共識也遂止之
王乙卯年冬伯大軍來攻大城七日七夜王城
降階遂失封禮國王及大右王子等皆沒敵手
百濟記云蓋鹵

二十一年春三月天皇聞百濟為高麗所破以

久麻那利賜汝湖王救興其國時人皆云百濟
國雖屬既亡聚憂倉下實賴於天皇更造其國
汝湖王蓋鹵王母弟也日本舊記云以久麻那
利賜沫多王蓋是誤也久麻那利者任那國
之別邑也

二十二年春正月己酉朔以白髮皇子為皇太

子秋七月丹波國餘社郡管川人水江浦嶋子

乘舟而釣遂得大龜便化為女於是浦嶋子感

以為婦相逐入海到蓬萊山歷觀仙衆語在別

日本書紀卷之四十四
大連

二十三年夏四月百濟六分 五分全言又文介王薨天皇以昆支モム コムキウ王五子中第二末多王イナリノウチニスリニタタニツ幼年幼カクテ聰明トキキラ勅喚テノス內裏親大内撫頭カクサ面試ミマシ勅テ慇懃シムコトキキテ使王其國仍賜兵器并遣筑紫國軍士五百人衛送於國是為東城王是歲百濟調賦益於常例筑紫安致臣馬飼臣等率船師以擊高麗秋七月辛丑朔天皇寢疾不預詔賞討支度事無巨細並付皇太子八月庚午

朔丙子天皇疾弥甚與百寮辭訣握手歔欷崩于大殿遺詔於大伴室屋大連與東漢掬直曰方今區宇一家烟火萬里百姓艾安四夷賓服此又天意欲寧區夏所以小心勵已日慎一日蓋為百姓故也臣連伴造每日朝參國司郡司隨時朝集何不罄竭心府誠勅慇懃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籍臣連智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安樂不謂遘疾弥留至於大漸此乃

古同 同六年百千由敏

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朝野衣冠未得鮮麗教化政刑猶未盡善興言念此唯以留恨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天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為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生子孫誰不屬念既為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共治家國必當戮辱遍於臣連酷毒流於民庶夫惡子孫已為百姓所憚好子

孫足堪負荷大業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大連等民部廣大充盈於國皇太子地居上嗣仁孝著聞以其行業堪成朕志以此共治天下朕願印何所復恨一本云星川王腹惡心鹿天下著是時征新羅將軍吉備臣尾等民部甚多奴力是時征新羅將軍吉備臣尾相助勿令侮慢代行至吉備國過家後所率五百蝦夷等聞天皇崩乃相謂之曰領制吾國天皇既崩時不可失也乃相聚結侵寇傍郡於是尾代從家來會

尺云敬思是
雄略三帝出
不能奉之
故歟

蝦夷於娑婆水門合戰而射蝦夷等或踊或伏
能避脫箭終不可射是以尾代空彈弓弦於海
濱上射死踊伏者二隊二囊之箭既盡即喚船
人索箭船人恐而自退尾代乃立弓執末而歌
曰滌致你阿賦耶鳴之慮能古阿每你舉魯枳
舉曳儒阿羅每矩你你播枳舉曳底那唱訖自
斬數人更追至丹波國浦掛水門盡逼殺之本
云追至浦掛
遣人盡殺事
日本書紀卷第十四
終

